



5 5
ル 5
3537
47



持
門 九 5
號 3537
卷 47

重修揚州府志卷之七十一



雜志一

漢

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西京雜記

江都王宴客忽大雪寒甚子主剪紅紙為日帖於壁上

頃刻光生射照一室煖於三夏坐客解衣相謂曰子主

仙人也案子主名見列仙傳江都王乃西漢人舊志誤

作元代今正之

甘泉縣志

廣陵王胥有勇力嘗於別園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

莫不絕脰後為獸所傷陷腦而死

西京雜記案漢書廣陵王胥傳胥以綬

白縊死

衡山王少男孝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輶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

漢書四十四

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也適杜氏師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杜不信道常怒之聖母理疾救人或有所詣杜恚之愈甚訟之官云聖母奸妖不理家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已從窗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著履一雙在窗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祀

禱之立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卽飛集盜物人之上路不失遺歲月稍久亦不復

爾神仙傳

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佻達無度常自謂已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子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小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竊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子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佑孫氏宜爲

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小蟲如塵蟲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校尉皆加印綬爲立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自是災厲止

息

搜神記

三國

景帝時成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家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微道

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侍列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斑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抱朴子

廣陵張紘嘗見柎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紘見陳琳武庫賦與

其書深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東西阻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過差之談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吳書

蔣濟爲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苦不可復言今大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虛耳不足怪也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得

復歸永辭於此侯氣慳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見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見之不

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

搜神記

晉

太康中樊陽鄭襲爲廣陵太守門下騶忽如狂奄失其所在經日尋得裸身呼吟膚血流滴問其故云社公命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辭以執鞭之士不堪號躍神怒還使剥皮皮已著肉瘡毀慘痛旬日乃差

異苑

上黨侯亮之於江都城下獲一石磨下有銅馬

同上

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一狗甚愛憐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方冬月燎原風勢極

盛狗乃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上如此數次周旋跬步草皆沾溼火至免焚生醒方見之爾後生因闇行墮於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經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日君可出我當有厚報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會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卽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生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云以狗相與人卽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搜神後記

元康太安間江淮之域常有敗屨自聚於道多至四五

文獻通考

海陵人黃尋先居家單貧常因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
錢來觸籬垣誤落在餘處皆拾而得之尋巨富錢至數

千萬

幽明錄

廣陵露白邨人每夜輒見鬼怪或有異形醜惡怯弱者
莫敢過邨人怪如此疑必有故相率得十人一時發地
掘入地尺許得一朽爛方相頭訪之故老嘗有人冒雨
送葬至此遇劫一時散徙方相頭陷沒泥中

同上

跋陀羅尊者譯經於天寧寺之青蓮池忽有兩青蛇從
井中出化二童子每旦爲尊者灑掃焚香迄暮俟其收
經卷而去譯經既畢青衣亦不知所在

嘉靖志

宋

高僧傳有神仙史宗者著麻衣加袖其上號袖衣道人
喜怒不常體癩瘡日往廣陵白土埭謳歌自適夜不知
歸宿何處江都令檀祇名至與語詞無畔斲索紙賦詩
曰有欲若不足無欲卽無憂求其清虛者當索披麻裘
浮游一世間汎若不繫舟要當畢塵累栖息老山邱檀

祇異之

冷齋夜話

長沙王道憐子義慶在廣陵臥疾食次忽有白虹入室
就飲其粥義慶擲器於階遂作風雨聲振於庭戶良久
不見

異苑

劉穆之常渡楊子江宿夢合兩船爲舫上施華蓋儀飾甚盛以升天旣曉有一姥問曰君昨夜有佳夢否穆之乃具說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訖不見後官至僕射

丹陽尹

人平廣記

李旦字世則廣陵人也以孝謹質素著稱鄉里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暴疾心下冷七日而蘇哈以飲粥宿昔復常云有一人持信幡來至牀頭稱府君教喚旦便隨去直向北行道甚平淨旣至城闕高麗似今宮闕遣傳教慰勞呼旦可前至大廳見有三十人單衣青幘列坐森然一人東坐被袍隱几左右侍衛可有百餘視旦而

語坐人云當示以諸獄令世知也旦聞言已舉頭四顧都失向處乃是地獄中見羣罪人受諸苦報呻吟號呼不可忍視尋有傳教稱府君放君還去更當相迎因此而還至六年正月復死七日又活述所見事較畧如先或有罪人寄語報家道生時犯罪使爲作福稍說姓字親識鄉伍旦依言尋求皆得之又云甲申年當行疾癘殺諸惡人佛家弟子作八關齋修心善行可得免也旦本作道家祭酒卽欲棄錄本法道民諫制故遂羽事而常勸化作八關齋

同上

元嘉十四年廣陵盛道兒亡託孤女於婦弟申翼之服

閔翼之以其女嫁北鄉嚴齊息寒門也豐其禮賂始成婚道兒忽空中怒曰吾喘唾之氣舉門戶以相託如何

後記

張仲舒為司空在廣陵城北以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間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以箋紙繫之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駛仲舒惡而焚之猶自數生府州多相傳示經宿仲舒暴疾而死

異苑

元嘉十八年廣陵下市縣人張方女道香送其夫壻北行日暮宿祠門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壻來云離情難遣

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常時有海陵王纂者能療邪疑道香被魅請治之始下一針有一獺從女被內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

同上

胡道洽者自云廣陵人好音樂醫術之事體有燥氣恒以名香自防惟忌猛犬自審死日誠弟子曰氣絕便殯勿令狗見我尸也死於山陽殮畢覺棺空即開看不見尸體時人咸謂狐也

同上

廣陵郡東界有黃公冢高墳二所前有一井面廣數尺每旱不竭有人於其中得銅釜及鐘各一又云江都郡東界有黃公墳三所陰天恒聞有鞞角之聲

同上

廣陵有王姥病數日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西溪浩氏
爲牛子當贖之而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頃之遂卒其西
溪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
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束帛贖之以歸同上

壬午歲廣陵瓜洲市有人市果甚急咸問所用云吾
長官明日上事又問長官爲誰云楊副使也又問官署
何在云金山之東遂去不可復問時浙西有楊副使被
名之揚都船至金山無故而没同上

廣陵裨將鄭守澄新買一小婢旬日有夜扣門者曰君
家納婢其名籍在此婢忽病遂卒既而守澄亦病卒而
弔客數人轉相染著皆卒甲寅歲春也同上

竟陵劉誕在廣陵左右直眠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稍
旄及覺已失髮矣如此數十人太平廣記

齊

高帝在淮陰荀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
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
下人頭皆有草泰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
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帝曰卻後三年伯玉
夢中自謂是咒師凡六唾咒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
舒還復斂元徽二年而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

廢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且效矣

南史四十四

梁

武帝天監七年秋七月置涅槃寺在縣北二十里沙門僧寵造峯頂有翠微寺天晴日暖望見廣陵城在目前

建康實錄

天監中孫廉便辟巧宦為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當有求不稱意乃為履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噫蹋面不知曠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也

見梁書五十三孫謙傳

北齊

天保中王僧辯破侯景辛術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晉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華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於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於術故術以進焉

北史五十五

隋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

其名以書名之貞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馬二匹隋書

七十

安公子通典及樂府雜錄稱煬帝將幸江都樂工王令

言者妙達音律其子彈胡琵琶作安公子曲令言驚問

那得此對日宮中新翻令言流涕曰慎毋從行宮君也

宮聲往而不返大駕不復回矣碧雞漫志

帝幸江都吳中貢糖蟹每進御則上旋潔拭殼面以金

縷龍鳳花雲貼其上清異錄

煬帝自到廣陵沈酒失度每睡須搖動或歌吹聲齊方

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意每寢必令振舉支節乃得

睡不厭賜名為來夢兒蕭妃密令訊之帝不舒汝能安

之豈有他媚俊娥進言妾從帝自都城來帝在何妥車

車行高下不等妾態自搖帝就搖洽悅妾後得以侍寢

私効車中之態成寢非他媚也他日蕭后譖去之帝暇

日登迷樓憶之題柱二篇云黯黯悲侵骨綿綿病欲成

須知潘岳鬢強半為多情又不信長思憶絲從鬢裏生

聞來倚柱立相望幾多情續補侍兒小名錄

隋煬帝幸月觀中夜凭蕭妃肩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黃

門映薔薇叢調宮婢衣帶為薇刺骨結笑聲吃吃不止

帝望見腰肢纖弱意為寶兒有私披單衣長衫不帶急

行擒之乃宮婢雅娘也

同上

帝在揚州每集童女鳴鼓吹簫歌龍女思元之曲

烟花錄

唐著作郎杜寶大業幸江都記云隋煬帝聚書至三十

七萬卷皆焚於廣陵其目中蓋無一帙傳於後代

揮塵後錄

唐

摩揭陀傳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拊瀋

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

唐書西域傳

李善江都人有雅行博通古今然不能屬文人號曰書

簾

宣和書譜

顯慶中葉法善奉命修黃籙齋於天台山道由廣陵明

晨將濟瓜洲是日江干渡人艤舟而候時方春暮浦淑

晴暖忽有黃白二叟相謂曰乘間可以圍碁為適乎即

向空召冥兒俄有艸童擘波而出衣無沾濕一叟曰擘

碁局與席偕來須臾艸童如命設席沙上對坐約日賭

勝者食明日北來道士因大笑而下子良久白衣叟曰

卿北矣幸無以味美見侵也曠望逡巡徐步凌波遠遠

而沒舟人知其將害法善也惶惑不寧及旦則有內官

馳馬前至督備舟楫舟人則以昨日之所見具列焉內

官驚駭不悅法善尋續而來內官復以舟人之辭以啓

法善法善微哂曰有是乎幸無掛意時法善符術神驗

賢愚共知然內官泊舟人從行之輩憂軫靡遑法善知之而促解纜發岸咫尺而暴風狂浪天日昏晦舟中之人相顧失色法善徐謂侍者曰取我黑符投之鵝首既投而波流靜謐有頃既濟法善顧舟人曰爾可廣召宗侶沿江十里之間或蘆洲茨渚有巨鱗在焉爾可取之當大獲其資矣舟人承教不數里有白魚長百尺許周三十餘圍疆暴沙上就而視腦有穴嵌然流膏舟人因割載歸左近邨間食魚累月

太平廣記

上官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庭芝武后時母鄭方姪夢巨人昇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生踰月

母戲曰秤量者豈汝耶輒啞然應

全唐詩話

王琚謀刺武三思事泄亡命自傭於揚州富商家識非傭人以女嫁之厚給以貲琚亦賴以濟

唐書一百二十二

杜佑題名八角石柱見存堡城興教寺側先是久沒於

池水中至明成化十六年旱池涸復出

嘉靖志案佑官揚州在德宗

時作景雲三年誤今節存之

開元十八年正月望夕帝謂葉天師曰四方之盛陳於此夕師知何處極麗對曰燈燭華麗百戲陳設士女爭妍粉黛相染天下無踰於廣陵矣帝曰何術可使吾一觀師曰侍御皆可何獨陛下乎俄而虹橋起於殿前板

閣架虛闌楯若畫師奏橋成請行但無迴顧而已於是
帝步而上之太真及侍臣高力士黃幡綽樂官數十人
從行步步漸高若造雲中俄頃之間已到廣陵矣月色
如畫街陌繩直寺觀陳設之盛燈火之光照灼臺殿士
女華麗若行化城焉俄而皆仰望曰仙人現於五色雲
中乃蹈舞而拜闕溢里巷帝大悅焉乃曰此真廣陵也
師曰請敕樂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後可驗也於是作樂
雲中瞻聽之人紛紜相蹈曲終帝意將回有頃之間已
到闕矣帝極喜之或謂仙師幻術造微暫炫耳目久之
未決後數旬廣陵奏云正月十五日三更有仙人乘彩
雲自西來臨孝感寺道場上高數十丈久之又奏霓裳
羽衣一曲曲終西去官僚士女無不具瞻斯蓋陛下孝
誠感通元德昭著名應仙錄道冠帝圖不然何以初元
朝禮之辰而慶雲見小臣踐修之地而仙樂陳則垂衣
裳者徒聞帝德歌南風者才洽人心豈與聖朝同日而
語哉上覽表大悅方信師之不妄也
元惟錄
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
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元宗
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一老
人自稱姓龍名護鬚髮皓白眉如絲垂下至肩衣白衫

有少童相隨年十歲衣黑衣龍護呼爲元冥以五月朔
忽來神采有異人莫之識謂鏡匠呂暉曰老人家住近
邨聞少年鑄鏡暫來寓目老人解造真龍欲爲少年制
之頗將愜於帝意遂令元冥入爐所扃閉戶牖不令人
到經三日三夜門左洞開呂暉等二十人於院內搜覓
失龍護及元冥所在鏡爐前獲素書一紙文字小隸云
鏡龍長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氣稟五行也縱橫
九寸類九州分野鏡鼻如明月珠焉開元皇帝聖通神
靈吾遂降祉斯鏡可以辟邪鑿萬物秦始皇之鏡無以
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與
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遂移鏡
爐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時乃於楊子江鑄之未鑄前
天地清謐興造之際左右江水忽高三十餘尺如雪山
浮江又聞龍吟如笙簧之聲達於數十里稽諸古老自
鑄鏡以來未有如斯之異也帝詔有司別掌此鏡至天
寶七載秦中大旱自二月不雨至六月帝親幸龍堂祈
之不應問昊天觀道士葉法善曰朕敬事神靈以安百
姓今亢陽如此朕甚憂之親臨祈禱不雨何也卿見真
龍否乎對曰臣亦曾見真龍臣聞畫龍四肢骨節一處
得似真龍卽便有感應用以祈禱則雨立降所以未靈

驗者或不類真龍耳帝即詔中使孫知古引法善於內
 庫徧視之忽見此鏡遂還奏曰此鏡龍真龍也帝幸凝
 陰殿并召法善祈鏡龍頃刻間見殿棟有白氣兩道下
 近鏡龍龍鼻亦有白氣上近梁棟須臾充滿殿庭徧散
 城內甘雨大澍凡七日而止秦中大熟太平廣記
 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楊子江中所鑄也或言無
 有百鍊者或至六七十鍊則已易破難成往往有自鳴

者唐國史補

佛法自西土故海東未之有也天寶末揚州僧鑒真始
 往倭國大演釋教經黑海蛇山其徒號過海和尚同上

廣陵張家猷者寶應初為明州司馬遇疾卒載喪還家
 葬於廣陵南郭門外永泰初其故人有勞氏者行至郭
 南坐浮圖下忽見猷乘白馬自南來見勞下馬相慰如
 平生然不脫席帽低頭而語勞問冥中有何罪福猷云
 罪福昭然莫不隨所為而得但我素持金剛經今得無
 累亦當別有所適在旬日間耳卿還為白家兄令為轉
 金剛經一千遍何故將我香爐盛諸惡物卿家亦有兩
 卷經幸為轉誦增已之福言訖遂訣而去勞昏昧久之
 方寤云太平廣記

王勣攜寶鏡游江南將渡廣陵楊子江忽暗雲覆水黑

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勸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
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

古鏡記

蘭陵蕭穎士揚府功曹秩滿南游行侶其濟瓜洲舟中
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
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
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
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囑而已明
年穎士北歸止於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
自門遽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其五六人登令
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

亦縲繼於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述曩事

邑長即令先窮二子須臾款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
邱墓今有年矣穎士即以前事再令詢之皆云我嘗聞
鄱陽王塚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
髭鬢斑白僵卧於石榻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
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裔也因此啓言豈有

他術哉

集異記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在揚州孝感寺北夏月被酒手垂
於牀其妻恐風射將舉之忽有巨手出於牀前牽王臂
墜牀身漸入地其妻與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狀初

餘衣帶頃亦不見其家并力掘之深二丈許得枯骸一具已如數百年者竟不知何性

西陽雜俎

大司徒杜公之在維揚嘗召賓幕閑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粗布襪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又曰郭令位極之際常慮禍及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蓋自汚耳司徒公後致仕果行前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

計中矣計者即自汚耳

劉賓客嘉話錄

韋泛大麻初客游吳興正月望夜忽暴卒再宿而甦云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追遂與同行約數十里至一城

兵衛甚嚴入見多親舊泛驚問吏此何許吏曰非人間也泛方悟已死俄見數騎呵道而來中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偉前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為來此曰為吏作追其人曰職主召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乃兗州金鄉縣尉韋泛非君也遽叱吏送之歸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已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丹筆來書其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強七月之節歸元鄉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六年以調授太原陽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所親薦為楊子縣巡官在職

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起旋以暴疾終於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前定錄

御史楊詢美居廣陵郡從子數人皆幼始從師學嘗一夕大風雷雨電震耀諸子俱出戶望且笑且詈曰我聞雷有鬼不知鬼安在願得而殺之可乎既而雷聲愈振林木傾靡忽一聲轟然若在於廡諸子驚甚即馳入戶負壁而立不敢輒動復聞雷聲若天呵地吼廬舍搖動諸子益懼僅食頃雷電方息天月清霽庭有大古槐擊拔其根而劈之諸子覺兩髀痛不可忍具告詢美命家僮執燭視之諸髀咸有赤文縱橫十數狀類杖痕疑雷

鬼之所爲也

宣寧志

貞元中揚州坊市間有一丐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爲恠異旬日後觀者雲集其所丐求日獲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熒明如不隔物遂置於席上初謂觀者日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之鏗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與之千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者與之十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與之瓶中見驢馬皆如蠅大劫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

車至駐觀之自恃官物乃謂媚兒曰爾能合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瓶中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日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爲東平帥也

幻異志

李廓少年行有剗戴揚州帽之句按裴度爲賊所刺亦

以戴揚州檀帽得免重傷

嘉靖志

李藩叔翰其字也嘗寓東洛窘急欲挈家居揚州乃詣

中橋問卜蒟蘆生生日公在紗籠中豈畏述厄耶李問紗籠事終不言遂往揚州居參佐橋有高員外相善自言夢見舊苑庄各歿已十年曰爲陰吏蒙差與李三郎常直某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數年張建封鎮揚州奏爲巡官會有新羅僧能相人在張座見李至降階迎謂張公曰巡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且不及張因問紗籠事僧曰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餘官不得也方悟蒟蘆生及高所夢李後竟爲相

線

長慶末前知福建縣權長孺犯事流貶後以故禮部相

國德與之近宗遇恩復資畱滯廣陵多日賓府相見皆
鄙之將詣闕求官臨行羣公飲餞於禪智精舍狂士蔣
傅知長孺有嗜人爪癖乃於步健及諸傭保處薄給酢
直得數兩削下爪或洗濯未精以紙裹候其酒酣進曰
侍御遠行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遂進長孺長孺
視之欣然有喜色如獲千金之惠涎流於吻連噉噉之
神色自得合坐驚異乾牒子

開元昌字錢武宗會昌年鑄時初廢天下佛寺宰相李
德裕奏請以廢寺銅鐘佛像僧尼瓶碗等所在本道鑄
錢揚州節度使李紳乃於新錢背加昌字以表年號而
進之有敕遂敕鑄錢之所各以木州郡名爲背文於是

揚州改以揚字在穿上泉志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構隙事
在別錄時於荆溪遇風漂沒二子悲感之中復懼李之
讐已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
愚罔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憫然既厚遇之殊不屑
意張感涕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歡醉張嘗
爲廣陵從事有酒妓嗜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
年猶在席目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
題詞盤上妓深曉之李既至張持盃不樂李覺之卽命

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
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李

合妓隨去

本事詩

李紳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命題於臺盤之上孝
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飛花處處飄粘窗拂砌上寒
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銷

唐摭言

太保合狐相絢出鎮淮海日友使班蒙與從事俱游大
明寺之西廊觀前壁所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
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而
然除卻雙鉤兩日不全諸僚佐幕顧駐足久之莫能辨

解獨班蒙曰一人豈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
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冰傍水字也二人相連
天字也不欠一邊下字也三梁四柱烈火而然無字也
兩日除雙鉤比字也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眾皆
恍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歎美彌日詢之老僧曰
頃年有客獨游題之而去不言姓氏

玉泉子

令狐趙相鎮維揚與張祐狎燕公行令曰上水船風又
急帆下人須好立祐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桅

唐摭言

上官彥衡家居揚州夫人楊氏白晝在堂中與兒女聚

坐忽雷雨大作奇鬼從空墮於地長僅三尺許面及肉
色皆青首上加幘如世幘頭乃肉爲之與額相連顧見
人掩面如笑既而觀者漸衆笑亦不止頃之大霆擊於
屋表雲霾晦冥不辨人物倏爾乘空而去

異聞
總錄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
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
曰二十年南此院游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
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
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唐據
言

王播少貧賤居揚州無人知識惟一軍將常接引供給

無不罄盡杜僕射亞在淮南端午日盛爲競渡之戲諸
州徵伎樂兩縣爭勝負綵樓看棚照耀江水數十年未
之有也凡揚州之客無賢不肖盡得預焉唯王公不招
惆悵自責宗人軍將曰某有棚子弟悉在八郎但於棚
門看卻勝居盤筵間也王公曰唯遂往棚時夏初日方
照宗人令送法酒一榼曰此甚好適合求得王公方憤
懣自酌將盡棚中日色轉熱酒濃昏憊遂就枕纔睡夢
身在宴處居杜之上判官在下多於杜公近半良久驚
覺亦不敢言於人後爲宰相將除淮南兼鹽鐵使敕久
未下王公甚悶因召舊從事在城者語之曰某淮南鹽

鐵此必定矣當時夢中判官數多一半此卽並鹽鐵從
事也數日果除到後偶臨江宴會賓介皆在公忽覺如
已至者思之乃昔年夢中風景氣候無不皆同時五月

上旬也

太平廣記

朱崖在維揚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爲樞近而朱崖致
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邀中堂飲更無餘資
而陳設寶器圖畫數床皆殊絕一時祇奉亦竭情禮起
後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行至汴州有詔令監
淮南軍欽義至卽具前時所獲歸之朱崖笑曰此無所
值奈何相拒一時都與欽義感悅數倍後竟作樞密使

武皇一朝之柄用皆自欽義也

幽閒鼓吹

揚州東陵聖母廟女道士康紫霞自言少時夢中被人
錄於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岳遂擐以金鎖甲令
騎道從千餘人馬蹀虛南去須臾至岳神拜迎馬前夢
中如有處分岳中峯嶺溪谷無不歷也恍惚而返雞鳴

驚覺自是生鬚數十根

西陽雜俎

詔議朱景元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
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同上

武宗六年揚州海陵縣還俗僧義本且死託其弟言我
死必爲我剃鬚髮衣僧衣三事弟如其言義本經宿卻

活言見二黃衣吏追至冥司有若王者問曰此何州縣
吏言揚州海陵縣僧王言奉天符沙汰僧尼海陵無僧
因何作僧領來合迴還俗了領來僧遽索俗衣衣之而

卒

酉陽雜
俎續集

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詠弱冠擢進士第後
捷制科牧少俊性疎野放蕩雖爲檢制而不能自禁會
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辟節度掌書記牧供職之外惟
以宴游爲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
絳紗燈萬數輝羅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
咽逸若仙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虛夕復有卒三十

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謂得計人
不知之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且數年及徵拜侍御
史僧孺於中堂餞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氣概遠馭固當
自極夸途然常慮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
某幸常自檢守不至貽尊憂耳僧孺笑而不荅卽命侍
兒取一小書篋對牧發之乃街卒之密報也凡數千百
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
對之大慙因泣拜致謝而終身感焉

杜樊
川集

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
錢酒後微吟曰骰子逡巡裏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

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髮鬢還應露指尖

唐摭言

崔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八寶崔氏寶應本安宜縣崔氏夢捧八寶以獻敕改名焉程之姊乃北門李相蔚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鹽鐵程爲揚州院官舉吳堯卿蔚以爲得人竟辭筦榷之任累郡有政績小杜相聞程諸女有容德致書爲其子讓能娶焉程辭之謂人曰崔氏之門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而杜相堅請不已程不能辭乃於寶應諸院娶一妓嫁之其後讓能貴封爲某國夫人而程之女不顯

唐語林

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爲業嘗於波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并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似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

酉陽雜俎

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馬車輦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莽可辨壁厚數尺難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十餘年矣或一年半年不見

同上

崔涯者吳楚之狂生也與張祐齊名每題一詩於娼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久在維揚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吸風生頗暢此時之

意其妻雍氏者乃揚州總校之女也儀質閑雅夫婦甚睦雍族以崔郎甚有才名資贍每厚崔生常於飲食之處略無憚敬之顏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久之而不能容勃然仗劍呼女出謂崔秀才曰某河朔之人惟習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德小女違公不可別醮便令出家立合涯妻剃髮爲尼女若不從吾當揮劍涯方悲泣悔過雍亦不聽分訴涯不得已裁詩畱贈至今江浦離愁莫不吟諷是詩而惜別也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姮娥一入雲中去巫峽千秋空

白雲雲溪友議

李趙公紳再鎮廣陵寧修猶幕江淮修永貞二年相公

權德輿門生洎武宗朝踰四十載趙國雖事威嚴亦以修宿老敬之修列筵以迎府公公不拒焉旣而出家樂侑伶人趙萬金前獻口號以譏之曰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昔日曾聞阿舞婆如今親見阿婆舞

趙公戰然久之金華子雜編

揚州蘇隱夜卧聞被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聲緊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虱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卽

止雲仙散錄

揚州有王生者人呼爲王四舅匿蹟貨殖厚自奉養人

不可見揚州富商大賈質庫酒家得王四舅一字悉奔

走之

唐國史補

江淮賈人積米以待踊貴圖畫為人持錢一千買米一

斗以懸於市場子畱後徐粲杖殺之

同上

溫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從鄉里舉客游江淮間楊子畱後姚勗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為狹邪所費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其姊趙頤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於勗一日廳有客溫氏偶問誰氏左右以勗對之溫氏遽出廳事執勗袖大哭勗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為移時溫氏方曰我弟

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笞之

今遂無有成安得不

由汝致之遂大哭久之方得解脫勗歸憤訶竟因此得

疾而卒

玉泉子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外貿易財寶其妻孟氏先壽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春日獨游家園四望而吟曰可惜春時節依然獨自游無端兩行淚長只對花流吟罷泣下數行忽有少年容貌甚美踰垣而入笑曰何吟之苦耶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得遽至於此而復輕言也少年曰我性落拓不自拘檢惟愛高歌大醉適聞吟咏不覺喜動於心所以踰垣而

至若能容我花下一接良談我亦可以強攀清調也孟
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幾何繁華正妍
黃葉又繼人間之恨何啻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歡也
孟氏曰妾有良人去家數載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鄉
豈惟惋嘆芳菲固是傷嗟契濶所以自吟拙句略導幽
懷耳不虞君之涉吾地而見侮如此也宜速去勿自取
辱少年曰我向聞雅韻今觀麗容苟蒙見納雖死尚不
暇惜况責言何害乎孟氏命箋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
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卽恐郎知少年得詩喜不
自勝乃答之曰神女配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

聊足慰多情自是孟氏遂私之挈歸已舍踰年而夫自
外至孟氏憂懼且泣少年曰勿恐吾固知其不久也言
訖騰身而去闌無所見不知其何怪也
才鬼記

高駢在淮南有贊歌者末章云五色真龍上漢時願把
霓旌引烟策公說乃辟爲從事及公遇害有識者多嗤

其言過也
南部新書

高駢章疏不恭皆顧雲之辭也駢後謂左右曰異日朝
廷以不臣見罪此輩寧無赤族之患耶
同上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年秋有
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

來悉令偵覘行止劉妻裴有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獄
納裴氏劉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一日晚
凭水窗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速骨貌昂藏眸
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船來揖損日子衷心
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客曰祇今便爲
取賢閣及寶貨回卽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
俠士也再拜而啓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蔓除
根豈更容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令
誅殛固不爲難實愆過已盈神人共怒祇候冥靈聚錄
方令身首支離不惟難及一身須殃連七祖且爲君取
其妻室未敢逾越神明及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棋之
上叱曰呂用之背違君親時行妖孽以苛虐爲志以淫
亂肆身仍於喘息之間更慕神仙之事冥官方錄其過
上帝卽議行刑吾於錄爾形骸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
妻并其寶貨速還前人倘更悅色貪金必見頭隨刀落
言訖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
事併齎金及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虬鬚
亦無迹矣

劍俠傳

揚州開元寺嘗發地得二莢瓶白質小口膚理極細一
書內府一書會慶館疑是隋宮舊名

康熙志

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驅除邪厲邑人崇之邨民有沈某者其女患魅發狂或毀壞形體蹈火赴水而腹漸大若人之妊者父母患之迎薛巫以辨之既至設壇於室卧患者於壇內旁置大火炕燒鐵釜赫然巫遂威服奏樂鼓舞請神須臾神下觀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來言畢巫入火炕中坐顏色自若良久振衣而起以所燒釜覆頭鼓舞曲終去之遂據胡床叱患者令自縛患者反手如縛敕令自陳初泣而不言巫大怒操刀斬之剗然刃過而體如故患者乃曰伏矣自陳云淮中老獺因女浣紗悅之不意遭逢聖師乞自此屏迹但痛腹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殺以還某是望外也言畢嗚咽人皆憫之遂秉筆作別詩曰潮來逐潮上潮落在空灘有來終有去情易復情難腸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識書至是落筆詞字俱麗須臾患者昏睡翌日乃釋然方說初浣紗時有美少年相誘因而來往亦不自知也後旬產獺子三頭欲殺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也而妄不如釋之其人送於湖中有巨獺迎躍負而沒之

太平廣記

海陵人王太者與其徒十五六人野行忽逢一虎當路其徒云十五六人決不盡死當各出一衣以試之至太

重刊海陵縣志 卷之七十一
衣吼而喂者數四海陵多虎行者悉持大棒太選一棒
脫衣獨立謂十四人曰卿宜速去料其已遠乃持棒直
前擊虎中耳故悶倒尋復起去太背走惶懼不得故道
但草中行可十餘里有一神廟宿於梁上其夕月明夜
後聞草中虎行尋而虎至廟庭跳躍變成男子衣冠甚
麗堂中有人問云今夕何爾纍悴神曰卒遇一人不意
勁勇中其健棒困極迫死言訖入座上本形中忽舉頭
見太問是何客太懼墮地具陳始末神云汝業爲我所
食然後十餘日方可死取爾早故中爾棒今以相遇理
當佑之後數日宜持猪來以己血塗之指庭中大樹可
繫此下速上樹當免太後如言神從堂中而出爲虎勁
躍太高不可得乃俯食猪食畢入堂爲人形太下樹再
拜乃還後更無患

詞上

戊戌歲海陵縣爲郡侵人家墓有夏氏者其先嘗爲鹽
商墓在城西夏改葬其祖百一十年矣開棺惟有白骨
而衣服器物皆儼然如新無所損汗有紅錦被文彩尤
異夏方貧皆取賣之人競以善價買之

詞上

乙卯歲海陵郡西邨中有二鷺鬪於空中久乃墮地其
大可五六尺雙足如驢蹄邨人殺而食之者皆卒明年
兵陷海陵

詞上

海陵縣東居人多以捕雁爲業恒養一雁去其六翮以爲媒一日羣雁迴塞雁媒忽人語謂主人曰我償爾錢足放我回去因騰空而去此人遂不復捕雁

同上

進士趙中行家於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止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因慕趙同載歸揚州趙以意氣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愛一妓爲其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殷與吕用之幻惑高太尉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報讐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

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

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北夢瑣言

廣陵有男子行乞於市每見馬矢卽取食自云嘗爲人

飼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檢視見槽中無草督責之

乃取烏梅餅以飼馬馬齒酸楚不能食竟致死亡後因

患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穢

氣稽神錄

周迪妻某氏迪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略賣以食迪飢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

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以奉迪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給已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於枅矣迪裹餘體歸葬之

太平廣記

虔州將校鍾某者泛舟之廣陵經太和戍泊舟登岸見一少年貌甚端雅亦求同載往揚州鍾許之遂同行因江次上岸共行市中見屠肆有豕首欲市之而無錢少年曰此亦小事及還船出豕首於袖中因口適以無錢而取之今當還其值乃復至屠所謂曰吾先付爾錢少頃還取肉屠得錢乃不復取肉及至廣陵與鍾同舍於逆旅一日有輕俠數人行戲至店中少年指一青衣曰

此人必今夕為盜宜備之鍾不甚信中夜覺穴壁聲伺其已穿引首過竇乃舉燭急持之果少年所指者因謂盜曰汝未獲財不欲殺汝遂聽其去後忽謂鍾曰不可久處促之歸去鍾如言及至口沙而朱瑾殺昌化城中

驚擾焉

江淮異人錄

五代

楊行密初定揚州遠方居人稀少烟火不接有康氏者以傭賃為業僦一室於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妻生一子方席藁忽有一異人赤面朱衣冠據門而坐妻驚怖久之乃走如舍西訇然有聲康適歸欲至家而

路左忽有錢五千羊半控樽酒在焉伺之久無行人因持之歸妻亦告其所見即往舍西尋之乃一金人仆於草間亦曳之歸因乃烹羊飲酒得以周給自是出入獲利日以富贍而金人留為家寶所生子名曰平平及長遂為富人有李潯者為江都令行縣至新寧鄉見大宅即平平家也其父老為李言如此稽神錄

楊行密父名怵與夫同音改朝散諸大夫為大卿御史大夫為御史大卿至有興唐寺鐘題誌云金紫光祿大兼御史大及銀青光祿大皆直去夫字尤為可怪齊東野語

楊行密之據揚州民呼蜜為蜂糖夫密蜜二音也呼吸不同字體各異亦猶茄子伽子之義甚哉南方之好避諱者如此墨客揮犀

趙王李德誠有客能言天文以之占測時事十有七八一旦謂德誠曰昨夕元象大異揚州當流血無限朝貴陷首穴胸後考其日乃朱瑾殺知訓之父也鈞磯立談

朱瑾在唐為兗州節度使梁太祖攻取之奔楊行密大破梁兵後以殺徐知訓族滅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屍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土以水服之病輒愈更益新土增成高墳嘉靖志

玉山主簿朱拯赴選至揚都夢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

坐傍一綠衣紫衣起揖拯曰君當以十千錢見與拯拜
許諾遂寤頃補安福令既至謁城隍神廟宇神像皆如
夢中其神座後屋漏梁壞拯歎曰十千豈非此耶卽以
私財葺之費如其數

稽神錄

毛貞輔累爲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既寤腹猶熱以
問侍御史楊廷式楊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
而言當得赤烏場官也果如其言

同上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常病苦脾洩困甚其
家人禱于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
重皆緇貝玉爲之謂萬安曰此病可治今以一方相與
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分棗肉爲丸米飲下二十九又
云此藥大熱疾平卽止如其言服之遂愈

同上

江南中書舍人徐善幼孤家于豫章楊吳之寇豫章善
之妹爲一軍校所虜而去善卽詣揚都求見吳楊渥而
訴之時渥初嗣藩服府庭甚嚴僭擬王者布衣遊士旬
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渥夜夢人來言曰江西有
秀才徐善將來見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
有情事未申公其厚遇之渥旦卽遣騎迎之既至禮遇
甚厚問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渥卽命購贖歸於徐氏

同上

江南吉州刺史張曜卿有廉力曰陶俊性謹直嘗從軍
征江西爲飛石所中因有腰足之疾恒扶杖而行張命
守舟於廣陵之江口因至白沙市中避雨於酒肆同立
者甚衆有二書生過於前獨顧俊相與言曰厥人好心
宜爲療其疾卽呼俊與藥二丸曰服此卽愈乃去後歸
舟吞之良久覺腹中痛楚甚頃之痛止疾亦都瘥操篙
理纜尤覺輕捷白沙去城八十里復還不以爲勞後訪
二書生竟不復見

同上

江南陸洎爲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時輩推仰之副使
李承嗣與之尤善乙丑九月承嗣與諸客訪之洎從容
曰某明年此月當與諸君別矣承嗣問其故答曰吾向
夢一騎兵以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數里至一大府署曰
陽明府入門西序復由東向大門下馬入一室中久之
吏引至階下門中有二綠衣吏捧一案案上有書一紫
衣秉笏取書宣云洎三世爲人皆行慈孝功成業竟前
受此官可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年九月十七
日本府上事復以騎送歸奄然遂寤寤靈命已定不可改
矣諸客皆默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
承嗣復與向客候之謂曰明日君當上事今何無恙也
洎曰府中已辦明當行也承嗣曰吾嘗以長者重君今

母乃近妖乎泊日惟君與我有緣他日必當卜鄰承嗣
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於茱萸灣承嗣後爲楚州刺史
卒葬於泊墓之北同上

壽州節度使王稔罷歸揚都爲統軍坐廳事與客語忽
有小赤蛇自屋墜地向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發
視惟一蝙蝠飛去其年稔陞平章事同上

廣陵孔目吏歐陽某者居決定寺之前其家妻小遇亂
失其父母至是有父老詣門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見
其貧陋不悅拒絕之父曰吾自遠來今無所歸矣若爾
權寄門下信宿可乎妻又不從其夫勸又不可父乃曰

去吾將訟爾矣左右以爲何訟耳亦不介意明日午暴
風從南方來白震霆入歐陽氏之居牽其妻至中庭擊
殺之大水平地數尺鄰里皆漂蕩不自持後數日歐陽
家人至后土廟神座前得一書卽老父訟女文也同上

廣陵吏姓趙當暑獨寢一室中夜忽見大黃衣人自門
而入從小黃衣七八謂已曰處處尋不得乃在此耶叱
起之曰可以行矣一黃衣前白曰天年未盡未可遽行
宜有以記之可也大人卽探懷出印印其左臂而去及
明視之印文著肉字若古篆識其下右若先字左若記
字其上不可識趙後不知所終同上

重刊州志 卷之十一
王琪爲舒州刺史有軍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
姓杜年二十廣陵富家子居通津橋之西前生因欠君
錢十萬今地府使我爲人償君此債爾因爲人占候禍
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貧告琪爲一鎮將因問鬼吾所求
可得否鬼曰諾吾將問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鎮中
一字正方他不能識矣旣而得雙港鎮將以爲其言無
驗未及之任琪忽謂方曰適得軍牒軍中令一人來爲
雙港鎮將吾今以爾爲皖口鎮竟如其言比歲餘鬼忽
言曰吾還君債足告別而去遂寂然方後至廣陵訪得
杜氏問其子弟云吾第二子頃忽病如癡人歲餘今愈

矣
上

信州刺史周本入覲揚都舍於邸第遇私諱日獨宿外
齋張燈而寐未熟聞室中有聲割然視之見火爐冉冉
而上直抵于屋良久乃下飛灰勃然明日滿室浮埃覆
物亦無他怪
上

呂師造爲池州刺史頗聚斂嘗嫁女於揚都資送甚厚
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籬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狀若狂人
來去奔走忽躍入舟中穿舟中過隨其所經火即大發
復登後船火亦隨之凡所載之舟皆爲煨燼
上
廣陵有士人嘗張燈獨寢一夕中夜而坐忽有雙髻青

重刊抄本 卷之十一
衣女子姿質甚麗熟寐於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懼不敢
近復寢如故向曉乃失門戶猶扃鑰後自是夜夜恒至
有術士爲書符施其髻中夜半寢以闕之果見自門而
入徑詣髻中解取符燈下視之微笑訖復爲置髻中升
牀而寢無懼後聞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訪之
至暮登舟遂長往途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時甚熱盡
閉船窗而寢中夜忽復見寐於牀後某卽潛起急捉其
手足投之江中宛然有聲因爾遂絕

同上

有廣陵賣餅王老無妻獨與一女居王老晝日自賣餅
所歸家見其女與他少年共寢於北戶下王老怒持刀
逐之少年躍足得免王老怒甚遂殺其女而少年行至
中路忽流血滿身吏阿問之不知所對拘之次日還王
老之居鄉伍方按驗其事王老見而識之遂抵其罪上
廣陵有倉官吳延瑄者爲弟求婦鄰有媒姬素受吳氏
之命一日有人詣門云張司空家使召隨之而去在正
勝寺之東南宅甚雄壯姬云初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
云公沒於臨安之戰故少人知者久之其家陳設炳煥
如王公家見一老姥云是縣君及坐頃之其女亦出姥
謂姬曰聞君爲吳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姬曰吳氏
小吏貧家豈當與貴人爲婚耶女因自言曰兒以母老

無兄弟家業既大事託善人聞吳氏子孝謹可事豈求高門耶姬曰諾將聞之歸以告延瑄異之未敢言數日忽有車輿數乘詣鄰姬之室乃張氏女與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瑄之妻卽席具酒食甚豐皆張氏所備也其女自議婚事瑄妻內思之此女雖極端麗然年可三十餘小郎年却少未必歡也其女郎言曰夫妻皆係前定義合豈當嫌老少耶瑄妻聳然不敢復言女郎出紅白羅二匹曰以此爲禮其他贈遺甚多至暮邀鄰姬俱歸其家畱數宿謂姬曰吾家至富人不知爾他日皆吳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厨其厨高至屋因開示之一厨實以銀又指地曰此中皆錢也卽命掘之深尺餘卽見錢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繫朱鬣白馬旁有一豕曰此皆禮物也廳之西復有廣廈百工製作畢備曰此亦造禮物也至夜就寢聞豕有被驚聲呼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爲蛇所齧也姬曰蛇豈食豬者耶女曰此中常有之卽相與秉燭視之果見大赤蛇自地出縈繞其豕復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與姬語忽召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姬曰吾有故近出少頃當還卽與青衣凌虛而去姬大驚其母曰吾女暫之天上會計且坐無苦也少頃乃見自外而入微有酒氣曰諸仙畱飲吾以媒姬在此固辭

得還姬回益駭異而不敢言又月餘召姬云縣君疾亟
及往其母已卒同姬送葬於楊子縣北徐氏邨中盡室
往會徐氏有女可十餘歲張氏撫之曰此女相當為淮
北一武將之妻善視之既葬復厚贈姬舉家南去莫知
所之婚事亦竟不成姬歸訪其故居但里舍數間問其
里中云住此已久相傳云張司空之居竟不得其處後
十年廣陵亂吳氏之弟歸於建業亦竟無恙

同上

聶師道居問政山吳太祖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
以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至于什器皆盡取之師道
謂之曰汝為盜取吾財以救飢寒也持此將安用之乃

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從某處出無
巡人可以無患盜從所教竟以不敗後吳朝遣師道至
龍虎山設醮道遇羣盜劫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
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命盡以所得還之羣盜亦皆從
其言因謂師道曰某即昔年揚州紫極宮為盜者感先
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于廣陵

江淮異人錄

徐溫子知訓在廣陵作紅漆柄骨朶選牙隊百餘人執
以前導謂之朱蒜天祐末廣陵人競服短袴謂之不及
秋後十三年六月知訓為朱瑾所殺焉則朱蒜不及秋
之應也

青箱雜記

讓皇在泰州數年每有嗣息及五歲必有中使至賜品

官章服然即日告卒

江南餘載

徐知誥秉政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邱駱知

祥王合謀為館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

南唐書

烈祖嘗以中秋夜翫月延賓亭宋齊邱等皆會時御史

大夫李主明面東而坐烈祖戲之曰偏照隴西主明應

聲對曰出自東海皆以帝之姓為諷也

江南餘載

蘇洪規築揚州城古冢中得石銘其文曰日為箭兮月

為弓射四時兮何曾窮但見天將明月在不覺人隨流

水空南山石兮高穹窿夫人墓兮在其中猿啼鳥叫

煙濛濛千年萬年松柏風

同上

申漸高不知何許人也在吳為樂工吳多內難伶人不

得志漸高嘗吹三孔笛賣藥於廣陵市昇元初按籍編

括漸高以善音律為部長時關司斂率尤繁商人苦之

屬近甸亢旱一日宴於北苑烈祖謂侍臣曰畿甸雨都

城不雨何也得非獄市之間違天意歟漸高乘談諧進

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烈祖大笑急下令除一切額外

稅信宿之間膏澤告足當時以為優旃漆城優孟葬馬

無以過也

南唐書

吳王稱號淮海日廣陵殷盛士庶駢闐忽一旦有黃冠

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掛一木刻爲鯉魚形自云鍾離人也行歌于市曰盟津鯉魚肉爲角濠梁鯉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人又云橫排三十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眞爲甚竿頭挑着走世間難遇識魚人大率如此意者凡數十篇時人莫能曉歲餘忽不知所之其後武義年中江南謠言又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及烈祖受命復姓李氏立唐社稷其言

方驗釣磯立談

廣陵有賈人以柏木造牀几什物百餘事製作甚精其費已二十萬載之建康賣以求利晚至瓜步微有風起因泊山下頃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三人乘之亦泊于其側賈人疑之相與議此必羣盜也將伺夜而劫我前浦旣遠風又益急逃避無地夜卽相與登岸避之俄而風雨雷電蒙覆舟所岸上則星月皎然食頃雨止雲散見巨艘稍稍前去乃敢歸舟中所載柏牀什器都不復見餘物皆在巨舟猶在東岸有人呼曰爾無恨當還爾價直賈人所載旣失復歸廣陵至家已有人送錢三十萬置之而去問其故卽泊瓜步之明日也檣神錄嚴求徵時爲陽邑吏陽宰器之待以賓禮每日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畱意

期年嚴登公輔卒歿既久其子理遺命候謁嚴門嚴贈
擔石束帛而已其子慊懷而退嚴密遣家人賁黃金數
十斤伺於逆旅謝之曰非陽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
備行李又薦一官地宅僕馬畢爲之置他日其子及門
致謝嚴曰聊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

絕焉

南唐近事

朱輩侍郎童蒙日在廣陵入學其師甚嚴每朝午歸餐
指景爲約其時不至當行夏楚然常爲里巷中一惡犬
當路過輒啾吠輩乃整衣望犬再拜祈之曰幸無嚙我
早入學中免爲夫子笞責犬狂吠不顧是夕犬暴卒於

家

同上

江都大廳相傳云陰有怪物所據升之者必爲瓦礫所
擲或中夜後毀去案硯或家人暴疾遺火不常相承居
小廳蒞事江夢孫自秘書郎出宰是邑下車之日升正
廳受賀向夜具香案端笏當中而坐誦周易一遍明日
如常理事蔑爾無聞自始來至終考莫覩怪異後之爲
政者皆飲其惠焉

同上

彭利用廣陵人性樸鄙拘古禮雖燕居必拱手正坐對
家人稚子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
俗謂之掉書袋因自稱爲彭書袋每出遠途雖冒雨雪

不徽冠幘或喻之曰跋涉勞頓當從簡易利用對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安可悖之以爲先聖之罪人哉南唐書

南唐於揚州置紙務嘗求紙工於蜀中唐主好蜀紙既得蜀工使行境內惟六合之水與蜀同遂於揚州置務

守臣歲貢時六合正屬揚州也后山叢話

保大五年元日大雪詔太弟以下宴會登樓賦詩遣中使就李建勳第示之建勳與中書舍人徐鉉勤政殿學

士張義方皆和進呈復召建勳義方鉉入夜艾乃散鉉爲之敘太弟使名士畫爲圖障江南餘載

李璟在位嘗構一小殿謂之龜頭居常處之以視事人

有偵其所在必問曰大家何在在龜頭裏及後有內附之事人始悟焉五國故事

保大壬子癸丑間有狂人遍揚州市詬罵市人待顯德三年總殺之又曰不得韓白二人殺之無噍類時朝廷

廣順年也人皆莫測顯德之號俄而周太祖南郊改元顯德世宗襲位因仍其號至三年丙辰王師遂入淮南

時韓侍衛合坤白太師重遇並爲戎帥王師旣入將屠其城而二公戢兵淮人得過江而南者尤衆悉如狂人

之言周師未南征而淮南市井小兒普唱曰檀來也衆頗怪之及揚州建春門有豔豔本陀音而俗謂之檀出於水次衆

以爲應矣未幾王師入先鋒騎兵皆唱蕃歌其首句曰
檀來也方明其兆同上

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甑縫中宿草
盡死謂呂氏春秋桂林之下無雜木故也十國春秋

後主次子岐王仲宣四歲一日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燈

爲貓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癩得疾薨詔徐鍇爲
墓志鍇謂兄鉉曰此文雖不引貓事此故實兄頗憶否

鉉爲疏二十餘事鍇曰適已記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

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而已同上

徐鉉兄弟工翰染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值

三萬清異錄

徐鉉稽神錄撰記怪神之事序稱自乙未至乙卯凡二
十年僅得一百五十事楊大年云江東布衣蒯亮言也

續文獻通考

徐騎省鉉在江南日著書已多亂離散失十不收一二

傳者止文集二十卷方成童鉉於水濱忽一狂道士醉

叱之曰吾戒汝只在金魚廟何得竊走至此以杖將怒

擊父母亟援之仍回目怒視曰金魚將遷廟於邠他日

撻於廟亦未晚因不見後果謫官於邠遂薨無子湘山野錄

太宗尅復江南得文臣徐鉉博通今古擢居秘閣一日

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獲不獲上異之以問鉉鉉奏曰
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鉉問對曰象膽
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前左足也朝士皆歎
其博識

續湘山
野錄

重修揚州府志卷之七十一

